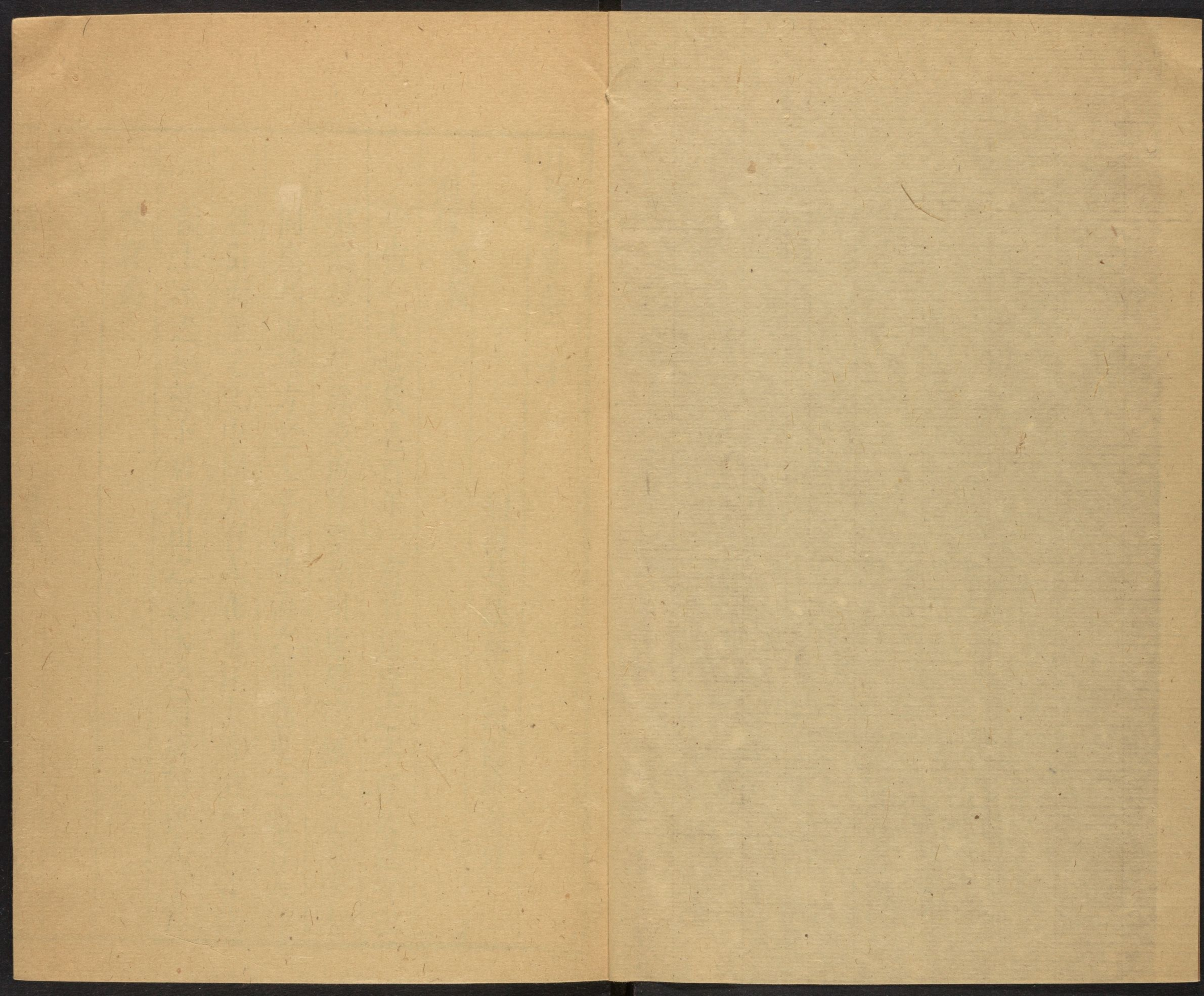


T 3205/3173.8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41

18



江陰縣志卷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知縣長樂蔡 澍雨亭重修

列傳 僑寓

宇宙一大逆旅也百年一宿若蘧廬之不可久處安在
其為故土哉維桑與梓羣萃州處碌碌無表見亦草木
同腐耳况殊方之士乎然北海之逋遼東之逸昔人往
徃引而重之此中固大有人在也江上擅山水勝名流
韻士不乏稅駕卜居者山之巔水之涓所謂伊人于焉
佳客矣

漢

杜

康 字仲寧 歷史未詳 何代然何以解憂 維有杜康則為 孟德以前人可知 邑之東南隅有池 池有阜其巔為

杜康墓南則有杜康橋在焉見冢墓

晉

劉

伶 字伯倫 晉建威將軍沛國人 放情肆志 與阮籍稽康 相友善 性嗜酒 著酒德頌 常乘鹿車 携酒一壺 使人 荷鍾以隨 曰死便埋我 邑之南有劉 伶巷 其西南隅則其墓也 見冢墓

庾

冰 字季堅 子希為 徐兗二州刺史 桓溫諷有司劾之 以 罪免 家于晉陵之暨陽 初郭璞筮冰云 子孫必有大 禍 維用三陽 可以有後 故希求鎮山陽 友為東陽家 于暨 陽 晉史具載 祥符寺即其故宅也 寺南徑道 猶傳為庾冰 巷 云

郭

璞 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 好經術 博學高才 尤精於陰陽 筭 歷本傳載 璞以父母憂去職 卜葬地於暨陽 去水 百步 許人以近水為言 璞曰 當即為陸矣 其後沙漲 去墓 數里 皆為桑田 是璞之因 葬母 僑寓史有明徵 至宋志謂

唐 江陰在晉稱弘農 璞為守 因家于此 按晉書 璞為于敦所 害 追贈弘農太守 則生時本未守弘農也 况晉失中原于 江南 立僑寓州郡 弘農郡 立于潯陽 亦與暨陽無與

陸龜蒙

字魯望 少高放 通六經 大義性嗜茶 署園顧渚山下 自判品第 嘗寓芙蓉湖 時謂江湖散人 或號天隨子

甫里先生全傳見唐史

宋

蔡

襄 字君謨 宋端明殿學士 知泉州 謚忠襄 娶江陰葛氏 惟平之女 常寓居於悟空寺 題詩 僧壁有詩 六章 與

葛通議密酬 答具載藝文

元

倪

瓚 字元鎮 無錫人工 詩善畫 有潔癖 盥濯不離手 娶江 陰蔣氏 元末盡散家財 奉母移家江上 蔣沒 旅葬焉

瑣題遺像曰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風灑濼痕天外飛
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邨洪武七年瑣亦沒于涇里鄒
維高家或曰夏雪州觀家歸
葬無錫之軍帳山明史未詳

明

熊開元 字魚山嘉魚人登天啟五年進士知吳江崇明兩縣
有治績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
期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之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
張應時等頌其功開元疏駁之化貞伏法會以前任徵賦
不及額謫山西按察使照磨起為光祿寺監事遷行人司
以召見陳輔臣失職意指周延儒也上怒其訕謗大臣命
訊之乃盡發延儒隱廷杖繫獄遣戍杭州及京師陷福藩
召補吏科丁內艱不赴唐藩時由工科擢太常卿左僉都
御史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為僧自號蘂麓初居常熟三峯
道場張司農有譽延主十方菴者三載欲得靜攝地乃卓
錫於長涇之興濟菴每結場說法機鋒滾滾不減臨濟趙
州退則獨居一室風淒雨苦時問號哭聲嘗謁孝陵用佛
法合掌頂禮比出一慟幾絕晚
乃移錫虞山之真濟寺化去

國朝

陳功 字凱侯別號白雪道人世籍崑山崇禎中以文學舉
武科獻策授通判運糧遼海累著奇績 國初隱于

定山東善寫竹石為詩歌以自娛性豪
蕩不羈美髭髯子元一廬其墓遂家焉

陳璿 字衛公號兩溪宜興諸生明鼎元陳予泰子博極羣
書工詩古文善奕以事遷潘陽當國重其文救以歸

康熙中僑居邵公祠年八十邑彥高燦進士繆誥以前輩
禮待之每談莊烈末年事雪涕如雨喜論史漢津津不置
邑中問字者趾相錯長吟曲巷有遺世獨立之概嘗語人
曰吾無所恨獨未嘗作樂府耳歸里居山中死之夕猶呶
唔作樂府也

巴文 字國華休寧人善騎射任俠好義明末流寇為患家
破僑寓邑之周庄里鼎草時四鄉兵變有泗港人百

餘來鎮劫奪文躍馬持刀禦之追至砂山上手殺十數人
衆退既為仇家所指名誘之歸醉以酒夜半欲磔之有老
嫗者見文狀貌魁梧私告以故遣之去始得脫性好客所
與遊皆故明逸老其盲蟲先生覺浪丈人之流歟無子二

女次尤賢適士族死葬砂山麓

杜

濬

字于皇茶村其別號也自明季即以詩文名海內如

越問遇諸故老遺民慷慨悲歌不能自已久之并船賣之

集中所以有賣船行也初客金陵轉寄維揚及奚司馬蒞

江邑其外弟也貽書招之乃寓江上者數年適閩中余澹

心桐城錢飲光建昌曾青藜無錫錢礎石俱至有江干五

老之會一夕登君山縱飲極醉夕陽西沉江濤洞湧忽狂

叫起舞口占十律賦畢大哭從遊者不知何故扶掖而歸

在江邑與徐石霞趙雪村蔡嶽樵多倡和

作書法奇崛詩意悲壯至今人猶珍藏之

韓文輝

字山如蘇州諸生明都御史韓襄毅公雍八世孫康

時菴延為本邑經師縉紳登高弟者半出門

下年七十餘猶孜孜不倦所著有春秋集成

吳衣若

幼子死長子金書奇食僧舍誓不反顧金書憔悴無

人色江邑包茂才見之驚曰孰令孝子子若是者延師教

誨以女甥妻之又十年衣若負其父骸骨歸金書奉父僞

居觀塘之西莊

硯田所入以養以葬金書字禹

三著有離騷經解梅菴詩三卷子孫留居焉

譚琦

字二雲旌德縣人少負才藻明宗室輔國將軍某為

大帥得琦將斬之琦臨刑嘆曰吾無他恨惜詩文不傳耳

朱基慶

字克裕號耐軒靖江人也登壬午鄉薦學老文鉅邑

中延聘為師遂僑居者十餘年從游濟濟基慶教人

為文必本史漢八家曰於此不得力則時文終無入處手

註講義彙諸說而折衷之詞簡義括性情真率無幾微緣

飾凡來請業者告之必盡其誠尤以品行相砥礪游其門

黃晉良

字處安閩人號三山逸史性豪上喜飲醉後作書累

僑寓

比之王百穀云橋
居十載既老乃歸

龔

誠 字羽階一字白谷常熟人康熙時僑寓邑之北角品
高潔家徒壁立嘯歌自若有尚友千古之志工詩及

書詩得之醉後者尤佳竟以貧死
著有白谷集愈憲王材任為之序

梅道人

名曇號壑子隱金華山中兀坐清修青暘沈鍊師開
恒一見異之叩求修煉術引與歸戚進士籓亦知其

非常人敬禮之已而主文林鎮包氏遺以財物出遊吳越
盡乃返蕙亭名士徐鹿公見之曰此江右貴胄也能書善

詞賦愛劍術鼎革時守硜硜之節今乃於此間為道士耶
主包氏十餘年未嘗作字至是求書揮草數幅怪偉絕特

非人間筆墨也未幾遊梁溪客彌志信家晨起忽不見後
二十五年鎮人有遊金陵者遇之牛首山蒼顏轉沃討其

年九十
六矣

論曰余家近濟南蓋有太白酒樓云乃按寰宇志所載太

白樓者非一處也豈非地以人傳凡負盛名者其踪跡所

偶經莫不欲援之以生色歟及至江陰杜康名橋劉伶名

巷小夫孺子猶指而識之即庾冰郭璞之宅與墓久在若

滅若沒間懷古者每不勝憑弔焉嗟乎人情忽近而貴遠

往往有生其鄉不見可貴而遼濶阻絕之餘轉聞聲而相

思者卒之久而論定則遠之所傳近益貴之不然僑寓於

斯者多矣安得盡指數之曰某水某山固某某之所寄託

耶

列傳 方外

布帛菽粟理之常也禮樂刑政治之本也二氏何為者
 老氏以清淨立教釋氏以絕滅為宗道其所道也今之
 學二氏又不然鍊形者談黃白挾術者崇符水雜然岐
 矣釋氏分南北宗互相齟齬宗教律各立門戶不相下
 寂滅者若涅槃若夫外塵埃脫世味雪井高林代不乏
 人猶不失二氏之初旨焉當亦吾道所不棄也

晉

評

遜 字敬之汝南人嘗東遊曲阿江陰漢之曲阿地遂家
 焉宅在青陽鄉即今道成墩據為善陰騰書晉太康
 元年授蜀旌陽令民因租負遜點石化黃金潛產石之後
 圃籍民之未輸者役圃中鑿地獲金得以輸納能符水值

大役死者相枕籍符水所及立愈既而棄官之丹陽聞女
仙湛母得孝道往從之授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嘗過
西安蛟為民害遂斬之海昏上有巨蛇窟山中吐氣成雲
人畜在氣中者即被吞吸江湖舟船每被覆溺遂聞之至
其地蛇果佈毒遂嘯呼風雷命弟子吳猛施岑與戰遂飛
步引劍屠之到豫章周覽屢邑過見一少年自言姓慎偉
豐容應對便捷遂注視曰若非人也此必老蛟跡所之果
化為黃牛臥江許即剪紙化黑牛往闕令施岑持劍待俟
戰酣一揮中其股紙燬奔入城南井中復出長沙變人形
贅賈玉家遂知之造玉宅叱之曰老妖我容爾遂即奴不
能隱乃蜿蜒堂下果蛟也以水與其子亦變為蛟并斬之
視賈女形亦幾變給以靈符獲免復謂賈曰蛟所居之室
多水不速徙將陷為淵言他徙未幾果為淵遂豫章
蛟之餘孽尤盛乃以劍授施岑令履水悉斬之復慮其地
為蛟螭所潛遂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
索鈎鎖地脉又鑄鐵符於翻陽湖口杜其從入之路鑄鐵
蓋覆廬陵玄潭制其所藏之藪由是水妖絕跡再遊韶陽
御衡諸郡為民馘毒除害尤多至孝武寧康二年百有三
十六歲八月
劍仙去

子英

持以歸畜之池期年長丈餘嶄然有角夾兩翼子英
怪之魚輒言吾來迎君耳君第跨吾背當與君白日昇天
且有靈雨以表異子英果跨之霍然上昇後每返復與妻
子同飲數日魚復來迎之歲以為常如是凡七
十載後失所在今暨陽有魚子英祠見馮志

高俊

字彥文永樂間人少遊金陵遇異人得書數卷皆秘
術也往謁真人於龍虎山三載告歸謂人曰吾術可
後造化役鬼神矣人有病魅者佩以符咒即愈嘗飛斬妖
於白下大旱禱雨墨水所灑墨雲層湧雨便沾足過江遭
逆風書符舟尾行更速嘗抵暮歸無燭拱手作法即有二
燈前導里中兒戲求風雲雷雨書符掌中令登高啟手靡
不應其神如此三吳兩浙無不知有高法官者投以金帛
輒趨去其法不傳至今街巷間猶津津稱說高法官云

周打羶

名不傳備羶以養母一日遇二道人於江岸曰若欲
仙乎曰欲之道人即引之至鷲鼻山指江之湍激處
曰能投此乃可度周聳身躍入已躋君山之巔矣視二道
人失所在由是步武千里不移日嘗晨起至金陵值鄉人

附其家姓歸猶早食後也其家發書見時日日聞若曾遇
二道人得母仙乎周恍然悟歸與母哭別乃死及葬昇棺
者怪其輕過橋略略有聲啟視之惟
歛時一竹杖事見高山志時代莫詳

陳子政 名應真明萬歷間人有道術先里中旱鄉人請禱雨
立致數年又旱復請之意不欲衆固請曰奈子幼何
衆曰豈以禱雨故折君笑耶曰然乃相與盟設有不測當
成立汝子遂登壇虔禱大雨如注是年旱不為災未期年
歿鄉人哀之共相飲
助俾其子成立焉

國朝

馬法師 號天然邑東祝塘人得法於蘇之穹窿山施法
官有召鶴詩矜狐記元門功課數種行於世

沈法師 名開恒字元亮孝子楷之裔青陽鄉人年十一從馬
師學道即善驅治後得法於洞霄宮孫真人前後禱
雨十七壇歷有應驗嘗為虞山李岳勳治怪李有神異
記傳其事嚴太史虞惇作贊性至孝母死廬墓三年
段志載 江右人少得道術屏居龍虎山精心修煉術益神供
奉京師五載著奇跡出為孟河守備飛雷走電書

符立應邑中旱屢延祈禱無勿驗常治怪怪現形人
之致仕樂綺山山水清幽遂托跡於山中之白雲菴不接
塵事求見者非宿好不一而足將卒命其
子卜葬於菴之東曰生所樂死所安也

薛存仁 字抱一鄧陽鄉人幼孤年十六出家於青陽鎮周文
襄祠為道士歷穿隆五臺諸山受法于雲間盛慶師
越二十年乃歸道術益精通五雷正法祈禱驅邪多靈應
前縣令陳葉二公俱給匾獎之母卒廬墓三年孝行動里
閏中辛
六十卒

沈法師 名謙字自牧號鐵道人世居青陽里為孝感真人
沈鶴江法派修目錄規行矩步工字畫善詩賦精
研道術值紀至京供職道錄獲事
憲皇帝于潛邸師晨夕侍從賞賚優渥歿復為文祭之

號鐵遂真人以青陽錦樹觀為其棲真地 詔准關部使
年公希堯擴而新之構殿宇置田畝大學士鄂公爾泰紀
其事合法派
子孫世守之

蔡念劬 少習儒後學道於天壽觀屏妻室日誦道典晝夜不
少輟長身玉立望之若仙走筆作青詞文彩蔚然禱

雨凡三次俱有奇驗當道屢給匾額與少年語必詩諄以孝友相規勿及他事

周

寶掌和尚

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左手握拳有珠在掌因以為名魏晉間東遊抵峩嶼五臺南返

衡廬入建業遇達摩於梁叩請得法未幾如吳探兩浙名山遊歷殆遍唐顯慶二年正月捏一像九日而成與其貌無異告徒眾曰吾誓住世千歲自來支那忽四百歲今已過七百二矣說謁而化相傳乾明寺之白雲堂師寄跡焉

唐

烏窠道林禪師

唐時人姓潘氏母夢日光入口有娠誕時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幼出家謁國一禪師得法

歸抵西湖秦望山有大松盤屈如蓋乃止其下時人因以烏窠名之今蘆岐菴師卓錫處內有放生池師曾買螺螄半截者放池內今所生螺螄皆半截移置他處則又生尾一日見鄉人破魚去鱗將作食師與之值亦放池內今池

魚有無鱗者

法響禪師

白狼山來邑東之定山結飛錫菴於山麓居之宋志云唐法響禪師飛錫住此山有虎師馴伏之虎

跑地得泉今泉猶在

復法

住邑之迎福寺嘗書華嚴經書畢擲筆冰池悉化為青蓮花

宋

白雲端禪師

住廣福寺法堂歷志俱載不詳靈跡

松源禪師

名崇巖生處州之松源遍參大慧應菴木菴諸禪師繼參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荅辨才無碍嗣

法於密菴移錫江陰之光孝嘉泰二年示寂說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租罔措建塔於北高峯陸遊作銘出放翁渭南集

元

狗腿和尚 徐姓逸其名元時人住太清寺人嘗見其好食犬肉遂呼之為徐狗腿縣人有建大齋者召集僧眾相尚亦往焉人叱之曰是喜食狗者亦來耶曰何害也索鹽吐於水皆成金魚即颺去追之不及

孝僧西玉 名琳元至正乙未出遊名山會亂歸省遇寇欲兵之告以故獲免既聞父兄皆歿亂中僅母高氏嫂薛氏存居錢墅莊及見母劊甚嫂以不辱溺井死琳負土掩之乞食養母彌年母卒密葬善地遂奔隱吳門刺血寫華嚴經王逢嘉其學佛而克盡孝義贈之以詩見馮志

義僧徐臻 淮人也為夏浦小龍寺僧少勇敢任俠喜格鬪至之得張氏父子為首領賊至父擒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菴僧遊臻弟子張氏子也臻欲為報仇偽為訪張菴僧者入賊中賊子徐幼出家於張菴探得其情夜聞鉦鼓聲知賊盡出守者皆弱因懷大斧竊入賊牛欄乘其臥砍殺六人斷鎖負張從間道出孫作為臻大師傳見馮志

茶溪明鏡和尚 臨終偈曰忝入空門四十秋於師揀教未嘗休才方得到無心處稱此無心可別遊擲筆

而逝預造無縫塔 藏骨花山見馮志

慧朗 江陰人元至正二十五年偽吳丞相張士信徵僧度牒錢吳中僧苦之時朗卓錫杭之天華寺乃斷一臂說謁以獻得免徵席帽山人王逢有詩記其事

明 守一法真禪師

子邦元覺禪師 江陰沈氏子住秀州本覺寺徧叅叢席不振住壽聖院有一僧問如何得速成佛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飛真湛然空明自有理會

雪庭禪師 桂姓生景泰間成化癸巳參休休翁愛無字公案因閱楞嚴經至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乙巳住江

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晃耀眉宇恍然悟毫端寶刹句弘治改元除日聞鐘聲忽自解脫信曰作偈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承明詩偈

諸作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於世

洞如禪師 各通睿夏港薛氏子幼具宿慧既長不欲娶父母

雪俟旦將冒雪去追者及之不得脫乃歸一夕感異夢往

徑山雍髮參龍池為密雲和尚所器歸誅茅於華山佛手

窟真心元學樵牧不得窺其

照浮佛幻禪師 氏族莫詳於徑山長松閣為僧住浮山聞竹

園之梅花堂一夕辭去不知所之初不識字日夕苦坐蒲

團忽於睡夢中文思怒生如雲興瓶瀉遂得文字三昧有

山中咏二十時怪松

元白禪師 傘居和尚之白足也嘗參天童山密雲悟元機崇

僧俗 共仰 禎甲戌說法廣福寺之法堂探奧指微圓暢條達

慧較圓輪禪師 參龍池幻和尚有悟天童磬山俱與比肩晚

義楞嚴發隱及語錄數

種邑人張有譽有銘

別溪通振禪師 遍歷講坐出入禪宗得法天隱往來於四溪

白景從師行履篤實跬步不苟有古

尊宿風所著語錄雜著緇流寶之

廣 寂 姓馮初名時熙更名定中萬歷乙酉鄉榜倅廣州棄

水精修淨土唾必西避坐臥必西向絕言棄筆蔽影荒寂

復不驅蚊冬不解衲勸人勿屠宰每跪而哭代納漁稅自

法喜菴始至夏港青陽不得臨流設網崇禎己巳掩關龍

墩精進不怠示寂建塔於華山佛手窟西園其捨宅也

雪徑和尚 明熹宗嫡叔也辭王爵為僧善書十七帖常來邑

講席宣說內典四眾贊嘆今遠塵房有真阿練若四

字師筆也蒼勁秀硬體勢飛舞後倏去不知所終

靜 聞 住迎福寺禪誦垂二十載刺血寫法華經全帙愿以

江遇盜架墮灘水擊經於頂得不失竟病創死霞客携其

骨與經間闕一萬餘里瘞於迦葉道場并為建塔太史閱

仲儼為

塔銘

工食系示 卷二十一 方外

國朝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 名琇

號玉林邑楊氏子幼業儒讀書於西城關廟樓一日厭棄塵凡遂薙

髮禮磬山天隱和尚為師知為法器未幾大悟即付衣拂住浙之武康報恩宗風丕振順治戊戌

召入大內奏對稱旨累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凡三 賜金印一 賜紫衣辛

丑春給驛南旋復住杭之天目山師子正宗禪寺乙卯秋示寂青江浦慈雲菴壽六十全身塔在天目之東塢邑東

女山寶蒼禪院國師歸憇處千金斷其放生河也

有 臺 廣福寺法堂僧年四十妻死携子薙染于寺苦行寂滅終日端坐誦經本寺房僧罕見一面時與黃直方

相對默語大約皆乙酉間事子曉嵩為講師翹楚修持如其父康熙五十一年廣陵縉紳延主放生寺席淮揚間謂

其人如春風冬日令人可愛

聞 谷 華嚴菴僧七歲出家聞師誦華嚴頌恍惚若有得時拈筆作偈師奇之命參學于三峯拈花諸處通歷諸

席歸華嚴與同衣濟如道瞻鉗錘後學緇流景從道瞻應湖廣監司之請主席洪山道場濟如常熟嚴氏延主拂水

地藏殿久之毅然曰某甲既棄世俗奈何復為諸方作柴米主人耶乃歸廣福寺以終

碧 天 陸氏子年十三禮藥雨為師祝髮圓覺菴隨受戒于金陵華山師狀貌魁傑既受戒樹精進幢護法如珠

始蘇陸德敷者善人也夜夢布袋羅漢至華山遇師宛如夢中所見遂延住積善菴康熙己卯

南巡召對 御舟賜衍真諦額至甲申示寂越三歲啟龍火之色如生炎燄中舍利纍纍今吳門律宗多師授衣云

吳 拜 佛 康熙五十年間自遠方來住大橋鎮民病疫請伊拜佛無不愈值早輒拜天為民哀請人問之曰汝能祈

雨乎曰能康熙五十五年旱鎮民設壇請禱遂絕粒日夜對天拜不少輟三日雨雍正元年旱復求之亦雨酬以財

不取問何願曰願國泰民安問其名曰僧家何名喚吾吳拜佛是矣卒葬于雞籠山

善 鎧 姓汪湖廣黃岡人康熙五十年逆耿搆亂師從軍討逆遂隸

康親王麾下 王愛其奇偉命隨破廈門島入烏龍江下興化以軍功如明威將軍戰興化師墜馬口牙盡脫遂絕

善 鎧 姓汪湖廣黃岡人康熙五十年逆耿搆亂師從軍討逆遂隸

意人事始入江陰披衲于圓覺菴少與遊擊張定國同疆場來邑時值張駐節於君山之麓不復識矣獨記其墜馬落齒事相與握手唏噓者久之師素不知書後頓悟通經典工書法兼能吟咏邑中士大夫皆樂與之遊

慈

修

善度菴僧俗姓陳少為鄉井無賴年三十始為僧未幾豁然了悟能識休咎卒時沐浴更衣安坐龕中遠近見菴內有光駭為火至則寂然而師已坐化矣未死時向空中嘖嘖語曰某某約同行何勿至菴眾咸嗤之及卒之夕門有乞丐三人席地向火貌非乞者狀麾之不去師甫圓寂三乞倏不見知縣耿慶聞其事贈以踏蓮脫胎之額

恒

轉

靖江人苦志清修誦經念佛外不解一事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十日知時至至二十九日沐浴更衣入龕跌坐合十而遊年六十八歲

湧

熹

習禮橋夏氏子薙染妙法菴寫經五載博通內典遍參諸方了悟明徹得西來大意受衣三峯為漢祖嗣兼工書法尤長於詩性高尚不耐應酬鍵關清修有古開士風

廣

善

姓余須里王氏僕披剃於文林白土菴初不識字後參學得悟讀經典及諸史背誦如流栖湖州麻谷山二虎日侍左右俯首帖耳湖民異之為建超過寺久之歸省舊主謂曰相公明年某月某日遭疾當終速理家事上怒逐之屆期果得疾善廣與其徒自遠而至為誦法華經視歛乃去

劍

菴

北地人明季嘗為武將初來邑中卓錫于萬佛林後移錫于蕩霧墩自號杲頭陀傳通內典華嚴楞嚴諸經背誦了了走筆作詩古文詞不加點尤善集唐句工書法師偉丰度頓食可斗粟膂力絕人能隻手挽千觔然未嘗以此自炫也

論曰二氏之教儒者屏之惡其亂吾道也然彼教之所以

不廢者亦有故真人能祈雨澤除妖異而高僧說法輒令

人回心易慮則於吾教似轉有助焉以余所聞江陰高法

官事何其異也若夫大覺禪師之真修苦行豈果有所謂

絕大法輪者耶又聞古定光佛於江陰化身許旌陽亦于
 江陰顯術幻緣變相吾固無能方物之矣雖然昌黎送廖
 道士交老僧大顛而終身以闢老佛為已任君子有心世
 教固甚哀夫陷溺者之流而不返也假令微志中所載若
 而人而盡如副應火居之輩則雖焚其廬火其書豈得為
 過哉

列傳 方伎

使小道也逃名者有焉寄情者有焉精能以博名於時
 者有焉利而趨者有焉未可等量而齊觀也習其事者
 專精而神明生神明生而化裁出矣故曰淺聞庸種
 無良苗類絢疏織無良帛技不厭精亦視乎操術者之
 志趣已矣徵藝詳醫民命之所繫也餘則以類及並以
 時代為次云

唐

僧道松於廣福寺大土木塌下作草書心經滿壁筆力遒健
 道松書侍郎耿公刻之石陷左廡之壁間明嘉靖
 中武進唐荆川命工摹刻於郡城東關廟壁有跋

宋

僧曇素

廣福寺西廡藏殿後壁有宋嘉祐間真惠大師曇素畫梁武帝召張僧繇寫寶志公變相等筆乃道健神彩

欲活見者心
悚莫不嘉賞

僧象微

宋嘉祐初人嘗於廣福寺法堂楹間畫水一泓甚工人號象微水

明

是巨淵

家黃橋遇異人授醫術號神醫一男子吻舌流血不止巨淵望見走數里向東壁拾螺殼一枚指患處投

之即愈蘇郡富人子病熱羣醫不能治延巨淵至鑿地為坎令卧其上泥水沃之須臾愈矣或問其故曰是兒寵妾

中麝毒也他治效類是朝命徵入意不樂乃采藥漆身為癩使臣以惡疾聞遣回仍以藥塗身而愈

林

脣

少業醫宗丹溪心法治多奇效邑中學醫者半出門人稱為中庵先生兩與賓筵行誼為里黨所推

時號奕吳
亦有醫名

呂

夔

字大章本姓承因舅氏呂遂仍其姓棄儒業醫窮極醫學諸書研求力討術遂神一時以呂仙呼之值吳

中大疫裹囊日治百家全活無算撫按給章服却不受嘉靖朝隸大醫院著運氣發揮經絡詳據及脈理明辨治法

提要等書十卷邑侯劉守泰序行之子講字明學讀字明經醫亦如其父讀子應鐘字元聲太醫吏目能望氣決生

死或談笑間療人痼疾孫文介未第時抱危疴諸醫却走應鐘一劑起之譽滿公卿間其卒也文介銘其墓好客好

山水好詩有長春堂詩稿甥張育葵為選梓著葆元行覽世效單方兩書邑侯胡公士鰲作序傳之弟應陽字元復

亦以能醫名子子二夢夢盛復世其傳吳中世醫無右呂氏者

高叔宗

字子正號石山邑諸生能詩擅書名於醫學尤遠著資集珍方高賓為序醫者秘之嘗有盜入其室達旦

不能去捕人適至叔宗獲而遣之時有邢濟川者醫著東南未詳其家世王元美有贈濟川詩

繆

坤

字子厚七世以醫名坤名更著性行淳謹自察脈審方外端居誦讀不接塵事嘉靖間帥府延至行問療

全活甚夥榮以冠帶笑却之著方脈統宗行世鄉飲十四次壽九十自為文志其墓

顧儒 字成憲少業儒父常患疾久不愈儒遂通醫日久益精投劑輒效有患疾弗廖者夢其祖先告以非顧翁

弗廖也遠近爭相延致儒不問貧富貴賤雖寒暑風雨隨叩輒赴布袍徒步診切不遺一人忘其為封大夫也遇貧

者予之藥復佐以米薪至老無倦色又能決人榮枯修短無不奇中療傷寒自詫能以奇兵勝立祠祀古神醫而以

所師姚江諸存齋附焉壽八十六終里人如失所天私謚之曰慈惠先生配享神醫祠著簡明醫要五卷顧端文序

行之別見封贈 莊履巖 字杏陽能醫工詩診治有奇驗活人不可殫述著醫理發微習醫者寶其書咸宗尚之

戚秉恒沈綬黃五辰陳明祺 俱能醫沈著山林相業十卷藏於家黃有醫宗正旨六卷行世

陳應垣亦以醫名弘治朝戚宗揚秉恒之祖也宗揚名播一時活人有奇驗秉恒能繩其祖武克守家學云

陳德仁 少好老氏家言黃冠鶴筆杜門讀書書法剛健道逸草書尤工

張師望 字仲呂啟禎間諸生為人師有儀範工楷能作劈窠大字結構嚴謹無懈筆

張體 字孟膚隸法學董重光行楷尤精妙雙鉤臨摹更入神品夏範字禹疇嘉靖中應例官中書精篆楷以書

太極殿榜稱旨賜予無虛日封藩充正使探花劉城副之實異數云歷官通政司叅政請老馳驛歸

瞿杲 字炳陽五衢人僑居江陰之龜山善飲自號醉漁畫花鳥有名蘆鴈尤入高品自謂作翅不及林良乃變

姓名給事良門下一日見良作鴈翅忽得解失笑良顧視曰若非瞿醉漁耶乃定交去

袁文可 別號半村畫山水有名筆意入宋人一派極為文壽承所推重嘗作漢宮春曉圖慘淡經營逾年而成傳

至都市名動公卿雖購求之趾錯戶外而簡傲性成應之落落

袁鼎 別號墨溪工花鳥得宋人寫生法尤精人物筆墨蒼勁

陳棠 字民懷貌海棠得元人遺意世隸中書畫局戒子孫勿襲曰不願爾等作閭立本長子三綱畫海棠亦工

徐韋 字明佩太學生與文待詔祝京兆遊善隸尤精繪事亦能詩著有觀夢集

吳元良 字善夫好遠遊每遇佳山水輒圖之筆致蒼潤意境閒遠亦工書少學二王晚摹山谷

王儀 字與可 畫山水出意外 風格蒼然 同時

戴仁 字元夫 觴咏自怡 善鼓琴 得太古之遺 自號琴泉 薛浮休嘗為作歌

范民和 以鼓琴擅名 亦通醫 精於奕琴 推上品

相禮 字子先 山水宗王子久奕 尤得名 王逢有詩云 子先中國士 基罷畫雲間 王世貞宛委餘編 推奕品為海

內弟

朱熊 以奕馳名 江浙間善奕者 皆折節下之 天順中 歲饑 奉父積命 發粟賑濟 徵人為通政 知事

國朝

周如松 字公茂 號了翁 少患怯 儒習醫 醫成不微 以術鳴 治人不輕 立方投劑 多奇驗 終歲不出 閒行市街 豐

幅巾 杖履有隱士風 子成德 字奕彬 邑庠生 亦以醫鳴

程邦璉 字既白 幼習醫 研究丹溪 諸書 積數十年 不怠 決生死百不爽 不輕投劫劑 尤善補療 每診疾 必審察

數四其鄭重如此 工詩能書 美修髯 豐容貌 飄飄如神仙 維揚間尤重其術 爭延致之 竟卒於揚 死之夕 猶作寄弟

詩云 江南梅花好好寄一枝 來其篤於友愛者素也

葉時隆 字茂之 自明初至今 代以喉科傳 時隆年十八 卽有 名喉症 多危險 他醫不能治者 延之 療無不效也 年

八十餘 猶應接不倦 不計利 人以此重之 今子孫世其傳

陸少壺 虞山望族 幼習醫 順治初 嘗行至顧山 鎮青龍門 見 一白衣人 坐樓簷 足垂地 知為神人 向索賜 聞地上

有聲 視之一戩也 面有少壺二字 遂以為名 自此療疾 輒愈

曹建 字心起 邑庠生 博通經史 鼎革後 業醫與人 和易未 嘗有忤容 醫稱國手 兩飲鄉賓 撫外孫曹璋 為嗣 璋

字呈玉 醫 亦有名

錢時用 善針法 起殘廢 為兵憲 胡亶所重 子鼎 鉉克紹 父術各憲及帥府 匾獎滿堂 劉國符 世習岐黃 青暘鄉人 康熙初 值疫全活 甚眾 見闕 蠹 為民害 五控大憲 害得稍息 又不獨以三指壽世也

子景義克承家學善察病情治疾無不效一時稱國手卒之日問巷皆為出涕

臧贊

字聖俞邑諸生明醫秉恒之孫精世業有隱德遇貧困求醫與之藥囑其歸細加檢視劑中則以零銀雜

之其濟人之心不獨醫也著傷寒心法行於世時有王百朋字錫我亦以醫鳴一時並稱國手

祝道行

字明侯少好學兼精醫術康熙二十年邑大疫奉文施藥加意切問投劑多活喜周人急遇貧者輒分以

財立心慈厚行已端嚴有古人風

繆浩遠

字象乾世業醫尤以痘症鳴治多奇效乾隆辛酉督學都院劉公吳龍題額杏林鶴筭年八十卒

錢注

字汗涉名醫與鉉子世以刀圭稱外症多危險注治無不痊也子椀字虞升有聲庠序為文章苦心孤詣

憂憂獨造亦能克紹父術

朱

字玉墀精內外醫療外症以奇方勝不知有刀圭也愈人疾不問其酬古貌古心跬步必飭年至九十猶

為人治療不倦邑中咸尊愛之孫化隆任湖廣沔陽州牧年九十八無疾以終

王文煥

字亦唐精幼科治痘罕有其四事母至孝家貧菽粟飲水能盡親懽

馬鴻瑰

字雲從世業醫尤精幼科遇危症投劑立起求治者日滿戶外必先貧乏有所入輒以周兄弟諸姪之急

人尤以此多之

徐士鵬

字雲遠少習岐黃潛心東垣十書投劑多效生平恂恂穆穆修行純謹尤為人所稱許

奚有勤

字遜公庠生能行書娟秀婉好筆意簡遠方幅尤妙

湯士偉

字子迥書法學趙松雪北遊十載書念工能於半扇面寫西廂詞曲一部細若芥子無一簡筆一詩公卿

爭相延致薦入明史館校勘授縣主簿

李皞

字不淄耽古金石刻家藏極夥善書求者趾相錯揮毫立應當時有處處周禧畫家家李皞書之語

王建極

字用其邑諸生精小楷學簪花格絕類錫山嚴太史

犀朴訥謙謹終身未嘗金涉公庭

張世鉉 字聽玉邑中漢彥生平不雌黃人物

疑 字不疑善畫梅尤精雪月兩種潔色花光相為浮動
令觀者神悅吳宗玉善畫蘭一花一葉別有逸致人

皆寶其遺墨

湯若宰 字而洋晚號安拙老人少業儒性耽畫力造趙松雪

曰峯巒巒致泉流徑繞與林光雲影互為浮動此趙松雪
家法也近習疎莽一切逃之荒詭偏塞動以元格自居何
歟老年杜門課子源然塵外喜與釋子遊及與之談立理
則又望望然去矣年八十七卒有鋤雲詩草溪之於家

王 洲 字次徵衣冠古朴如其人善山水尺幅尤佳嘗

黃 鐘 字德兮善寫生尤精

錢 璞 國初人寫梅稱能乎尤精雉鴉飛鳴爭息各
極其妙子鐸善畫荷師郡人唐光名播一時

袁嘉言 字聖俞畫人物松鶴有名案頭時

韓 袞 字維能工貌花鳥淡契徐崇嗣沒骨法時下爭欲
得之亦能作落墨花人稱兼擅徐氏父子之長

瞿 上 字雲表畫翎毛花卉色色入妙傳神尤精得曾波臣
秘法每貌一人生氣撲撲眉宇間時有李和太學生

善丹青寫真經上指授山水師少司農王原祁麓臺康
熙癸巳與繪萬壽圖 召人武英殿供奉以母老乞歸

吳 鵬 字魯 只善畫蘭花葉井井秩然不紊間作竹

蔣 森 字清度號石樵父瀛海往還皆吳 名士與王百穀
尤友善森能詩工寫山水然極自貴重不輕落筆當

時大夫咸高其品

女士周燾 邑名宿周農起之女適黃氏精繙事蓋得其父傳

動設色極妍好畫翎毛更入微年八十餘作畫益工中朝
十大 得燾片幅爭珍賞之新城王儀部阮亭嘗跋其畫

沈 瀛 字學周畫梅得

張世鑑 世鉉弟字寶臣為諸生有名能詩畫善談諧

僧元濤 山水入郭河陽一派作捲雲石法得翟院深遺意尤工大幅修林峻嶺筆意蒼老能詩時與邑中名流相

倡和格律

全學劍南 別號白石山人善導引長髯偉度丰容穆如工鼓琴

時往來於虞山松絃館以其習皆古淡之音也每當風清

息有全姓暉字長庚學琴于鶴齡得其指

法一時名人爭慕之尤為揚間所推重

夏時用 字賡颺平生矯矯自不與流俗伍讀書通大義究

景純葬乘生氣為主遍質於四方之精陰陽者而求得其

真積二十年術益精凡名家先塋經其一顧語無不驗然

猶介不苟取卒以窮愁老同時有費天

章字承烈居華墅鎮亦以堪輿名於時

王公爽 善堪輿家言行道於丹陽金壇及江以北著書多訂

前人疑誤其言龍法謂楊氏龍分兩片之說最確宋

人云三支並出者誤也沈進士地學一書實出其指

授今盛行於世而公爽自撰書惜無為之刊布者

論曰自古文人學士往往遊戲雜術寄託專家蓋有游於

藝之意焉抑亦六經之支裔也若晉之逸少宋之元章彼

何人者耶而徒以方技目之其論亦淺矣江邑如王逢張

宣何澄之倫或以文章或以政績字畫其緒餘耳然而數

方伎者必及焉重其名也自是而外凡有所挾以成名於

後世者得附之以不朽其亦諸人之幸也歟抑聞之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其以技鳴者莫不有攻苦焉嗚呼伎猶如

藝文

詔敕

宋哲宗敕封昭德侯誥

朕喜於傳記知神為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神豈以人爵為榮哉今延陵之名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厚俗今以侯爵往諡於廟其寵嘉之

宋光宗賜邱文定進煥章閣學

名

皇帝敕曰乘乾德以御圖如

分一而之權眷威惠之並行

制置使兼知成都

都鈐轄河南縣

而能周才高而善下

成者所在夢明之政

成都府路安撫

兼金魚袋邱密道廣

擢河漢之文握節擁

義之言頃出鎮於

暴之餘施

二卷系末

賞充為之。吸膽封陞。若
幅員數千里。燕及老。鬚寬
增煥正學士之
爾異能德裕等
可與益懋前功。以需之戶
士令再任
封賜如故

虞兵民無
西六十州敢
信京師之流福
之素望。示予隆
識治。或言禮樂
八特授充煥章閣學

宋寧宗賜邱文定茶藥手詔

皇帝敕曰。卿遠將使旨。盡護戎昭。乃心國家。忠勞備著。朕夙
宵與念。每用嘆嘉。今秋氣日高。西情難測。率勵將士。申固疆
陲。叶心良圖。以全制勝。使社稷賴長城之衛。而逆賊知中國
之有人。唯卿是昆。寬我憂顧。有少湯藥。往寓至懷。再茲筆示
想宜
淡悉

宋寧宗賜邱文定進端明殿學士侍讀詔

皇帝敕曰。撫江淮之師。久藉規恢之助。渙絲綸之寵。式昭瞻
倚之懷。嘉我重臣。揚於褒律。通奉大夫。守制部尚書。充江淮

宣撫使。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邱密。三朝舊德。
代偉人。碩畫良謨。炳著龜之先見。清標峻節。凜松栢之後凋。
驅馳萬里之民庸。恬養十年之家食。比煩元老。臥護陪京。
裏之形勝。指諸掌以無餘。戰守之方畧。籌之心而巳熟。將潛
消於外侮。宜盡付以中權。亟陞聽履之班。往任宣威之寄。登
名日起。匪徒草木。皆知號令。風行。要使關河。翕應士氣。不期
而自倍。人心有恃。以為安堅持。一定之規。靜俟萬全之舉。慰
父老來蘇之望。刷祖宗未覆之仇。詠成算之巳孚。豈疏榮之
獨後。書殿視本兵之秩。露門高勸讀之聯。以壯戎昭。以隆物
望。噫。韓淮陰之可屬。大事朕方圖。傳機之功。趙營平謂無喻
老臣。爾尚審破羗之策。益思勉。克副登庸。可特授端明殿
學士侍讀。依前通奉大夫。充江淮宣
牒到
奉行

宋寧宗賜大司

詩邁誥

敕朝散郎監尚
所興作贊貳勾稽不敢虛
之子智識明爾象
美却
六部
共屬者
所以儲才也
爾壽邁樞臣
入聯華序克著
共以

須如右後到奉行前件奉

宋寧宗賜司農卿壽邁舉賢能才識詔

仰惟先皇帝以至仁五今左右少大之臣皆服之初深思治道得人為急邦家之心涵養既久才德道藝蓄而未用豈無水人然非旁搜博取詎能無遺夫以彙則為進人臣之高行也月正元日記年則朕志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朕將選用而授以職且以觀所舉舉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宋寧宗賜觀文殿大學士葛邲加恩食邑敕

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駿與奔在廟豈无群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歷事兩朝蔚為元輔蓋常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祖爰暨上皇執事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肇禮均秩執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

方周盛時微子以二王之後聿來助祭有各頒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與從事為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邦視漢有光焉其因章增太食品永篤為恩蓋示不遺之意

宋理宗賜大司農卿邱壽邁夏藥詔

救壽邁朕身處深官心懷外闕鐵文金柝今賜管銀罌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好否遺書指不多及

明太祖免六州四縣秋糧詔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三年盡入版圖之非甲仗之盛耶今禍亂已平有一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特以今年秋與王定亂福天下之勞思民

明世宗賜戶部侍郎劉道敕

今命爾同太監武安阮通 虜等於在京及通州倉庫
 官人等眼同收 重小 生來提督在京家
 羊等房并各倉塲收 州淮安
 一應倉塲蓋國 不以糧儲為
 心關防嚴密出納分明除革奸弊
 倉塲屋宇墻垣或為損壞另填印
 有事務務在區畫得宜軍民輸運
 之心廉公平恕無貪無暴收支之
 事刁蹬尅害軍民違者罪不
 輕恕爾其欽承毋忽故諭

明世宗賜兵備副使王華整松潘

松潘地方接連羌夷實為要害之地兵
 一整飭彼處兵備綜理糧儲操練軍馬
 查照兵部奏准事例處置凡城堡壕臺
 等須俱要修理完好收放糧斛或有虛
 出通關尅
 弊俱要禁革地方詞訟應理者即為問
 理其軍中事宜須
 分守將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仍聽巡
 撫節制如遇羌夷出

沒截阻糧道搶奪糧餉攻打關堡劫掠
 居民擾害地方爾即
 與將官同心協力督兵勦除凡邊方利
 有可與弊有可革者
 悉聽爾從宜處置事體重大真實奏聞
 爾受茲委公廉自律
 威惠並行務使番夷警服道路開通
 地方無虞軍民樂業如
 或率意任情乖方誤事罪不
 輕貸爾其欽承毋忽故敕

奏疏

進治平至政和禮書疏

宋太常卿葛勝仲

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為釋經之例
 某人某事曰禮也某
 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眾而其
 禮特詳韓宣子見
 周禮在魯則知國之所以王齊仲孫
 游見魯秉周禮則知魯
 未可動於是知為天下國家者不可
 一口
 非禮之舉則其
 則戒其臣以
 勿籍於是又知先王
 非禮之

王享士會設殺
 以脩晉法昭公如楚孟僖
 答郊勞歸力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如是又知古之官君
 子耻不知
 藝文

朱達等所奏店房一體禁革及敕都察院通行掛榜於關鎮市店常川張掛但有指稱聽巡城御史在外聽巡按御史緝拿究問徒罪以上俱照王寧戒飭皇親鈐封家人令各如此則朝廷不天恩而皇親亦但保全其

請輔臣奔喪疏

明御 趙用賢

素為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隆聖治事頃者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火警變徵象出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而飛霜度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感動天變如此况事在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復吐未嘗不為之歎歎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陛下之聽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托之寄繫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籍苦處塊街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陛下勤懇之命

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以來亦未之有於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事起其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齊毀柴立形神摧下有識者且為憂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惟於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往則父子義效忠於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時臣不知陛下何忍為此也臣查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之情回未嘗有不出都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籍奉旨之情回未嘗有不出都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籍奉旨之情回未嘗有不出都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籍奉旨之情回未嘗有不出都而可謂之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思且負沉痛其精於之信敬而承服是輔臣之勛也數年而陛下顧敗之抑鬱而不得伸是為干天和動星象之大也莫甚於此矣陛下若垂憫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時敕禮部一員護送就道仍為

責其幾起闕不得延誤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於十九年
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
之人亦可以無疑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別者
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臣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
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以紀法之司而任繩糾
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諛順旨以逢迎之為已也今輔
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臣竊意
其始之遲迴而不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陛下之曲體乎輔
臣而其既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
念而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誼而徇私請蔑至情而
借異論皆斯言之救矣故今諸臣之所可曰解者獨幸輔臣
各行不至於大墮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
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為人紀
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
世治安之計也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矣且陛下信輔臣之
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
如耳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論以至部院
臣非特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

才猷之通塞使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斯
於其間以稱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陛下
不至以孤注視輔臣而輔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譽顧不
愈於以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
和也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天
意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為皇上陳之惟聖明采納焉

劾張愉疏

明給 薛金

題為庸醫誤國事臣忝疎愚承乏之言路讐在君父不忍緘嘿
乃者恭遇大行皇帝聖體違和臣每隨班問安節蒙旨諭安
心辦事退而傳聞聖體病勢漸增臣外診脈用藥之人自是
其術不肯從眾多方計議以致汗利失倫轉加渴熱旬日之
間宮車晏駕危殆之際苦不忍言一時驚惶籲天長號聲淚
俱絕比因常念先年臣父曾為庸醫貪利擅專誤藥致命始
與此事若出一轍傷君思親不與臣提督恨不磔其心而
食其肉也切照太醫院院御藥內有提督內臣御醫
工士外有院使院判等人員俱受國恩叨享爵祿正當各
循職守以圖報不意奸邪盤據於內陰險夤緣於外乘機冒
進以圖陞賞如藥房大監徐某陳某本先帝舊所親信用藥
有效之人也致被太監張愉假以修書施藥為名陰奪其職

遂使望躬違和之日二人不得旁視脈藥之如何却乃引用
 無知小人某某數輩內外相制彼此相援冀得少投其術大
 專陞賞不思萬乘之主豈試手之地原其情狀當拙尸中外
 臣民不勝怒憤是以科道文章劾奏望泄先帝在天之恨數
 日之間未蒙命允臣恐小人覬覦則臣民抱恨九廟含
 冤而先帝不瞑目於地下矣當繼始緩君父之仇何以
 除奸邪警人心風天下而明大義於萬世哉如蒙速令錦衣
 南拿送法司查究前日進呈方藥并診脈用藥之人明正典
 刑以正國法以泄神人之憤臣不勝傷痛感望之至

保畱劉健謝遷疏

明御史良佐

奏為保留輔托大臣以抑權奸以安宗社事竊惟天下之事
 有似緩而急似小而大者為天下不可不預知而力辨之也
 蓋大臣一人之身似緩而小實係天下安危朝廷得失非急
 而大者乎邇者尚書兼大學士劉健謝遷乞致仕即蒙陛下
 蓋以賜俞允茲命一下非特臣等且駭且愕天下莫不驚心者
 托之命叮嚀告諭留為陛下輔弼朝夕相與講論治道恢弘
 事業安固社稷者陛下正宜日召便殿咨訪謀猷劉健等值
 此多事之秋亦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濟國事上不負先
 帝遺命下不失元老宿德以收人心以安天下顧乃坐視國
 弛忍心避難悻悻然一奏上達九重不待再辭三劄更無眷
 戀飄然長往是何小天下輕社稷如此獨不念先帝之恩命
 乎且近月以來每聞陛下視朝太遲游戲無度常與內臣劉
 瑾馬永成等馳馬射箭市食擊球劉健等身居輔導之官既
 無格心善策所以屢諫而力諍之以忤聖意乃疎斥之彼職
 似盡矣而陛下待大臣之道有虧此不可去一也觀劉健等
 奏內有龍顏清減皆內臣馬永成劉瑾等狎昵淫污之語以
 致獲戾聖威惟陛下睿照思之果有之與否此不可去二也
 輔托之臣天下倚重朝廷柱石導陛下以繼述引陛下以當
 道一旦罷之則於先帝之命安在此不可去三也自七月以
 來天變屢示災異疊出詔雖有修省之名而無修省之實劉
 健等心不自安欲引咎自責以消天譴陛下誤許以歸則中
 二官之計矣此不可去四也更以劉瑾等恃有逆鱗忠言以
 觸天顏肅怒正所謂干人之諾諾不與一士一諫之門天下善
 言自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一閉塞則讒諂日
 至朝正日非誰與治理此不可去五也尚書入閣坐而論道
 為天子首相即古丞相之職與天子共理天下者詩曰采芣

藝文上

君子必家之基是也。內外想望丰采。口國視爲輕重。去之則
 華。動搖此不可去六也。昔唐臣陽城裂麻。宋臣司馬光等
 伏闕在當時以爲難得。今劉健等亦以宰相諫而得各天下
 後世將以爲何如此不可去七也。天七不可去而夫之遂二
 人掛官脫印之深謀。陛下獨受疎遠。臣之浮議其如天下
 宗社大計。何其如先帝輔托之命何。如陛下繼述之大何。
 惟陛下下思之。且李東陽亦受顧命大臣。幸以先帝遺詔見留
 一去一留。視相違背。則不可退休明矣。劉健等先奏欲罷歸
 以遂權奸。今日之事恐奸人投石擠排。以中傷之。誠如所言
 矣。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去一小人。則天下賢能進而治矣。退
 一君子。則天下讒佞入而亂矣。矧去一大臣。天下安得而無
 厲階。內縱奸倖。肘腋恐因之而生變。劉健等雖不失爲君子
 若劉瑾輩。群小人素無顧忌。亦不敢肆爲今去之。則權奸竊
 弄。內外不知也。所以先帝必諫至數十章。尚遲留顧惜。不忍
 舍去。伏望陛下念先帝付托之重。惜元老輔弼之勞。收回成
 命。留劉健謝遷。照舊辦事。以安人心。以固社稷。以抑權奸之
 漸。以享皇圖萬萬年無窮之福。實天下幸甚。臣等職居諫輔
 身寄耳目。非爲二臣一身一家。惟爲陛下留意。臣等不勝隕
 越待罪之至。

題鮑忠崔元溫仁和疏

明御黃正色

題爲責備大臣失守以激頹風事。臣聞古之治必驗於風
 俗。風俗之敝莫甚於汚濫。而轉移之機大臣亦與有責焉。大
 臣者奉天子之令而佈之百僚者也。苟得其人則廉公自持
 物無不化澆可使厚而瀉可使淳也。苟非其人貪墨敗類則
 流風所及醞釀日深草偃波蕩漫不知其紀極矣。今幸聖明
 在上百度熙明海內誠太平矣。禮樂誠振舉矣。獨疑風俗尚
 有賄賂公行廉耻道喪之累。窮源探本得非在高位者尚鮮
 羔羊之節歟。今之大臣其自負亦曰臯夔云爾。如楊綰者豈
 不以有唐人物卑之。縮纜秉軸向能使一代元功。即日自減
 其侈麗使今之卿相果能希蹤古人。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
 臣濫職江防。近因奉命護送聖母梓宮。自儀真直抵承天府。
 日與欽命大臣相接。傍觀密察頗得其交際之詳。益歎風俗
 日非。方仰此悲其圖振救不意其正波助瀾。遂至此極也。如
 司禮監太監鮑忠老耄貪饕羣小厲駢馬都尉京山侯崔
 元膏梁侈情民瘼罔知彼固不能以貞白自守。人亦初不以
 廉節望之。始置勿論。猶可也。至若禮部尚書溫仁和以耆年
 宿望之重。奉慎終追遠之嚴命。問其階則六卿之列也。考
 其資則講臣之舊也。熟於口者義利之訓。稱諸人老。周孔之

歸見君罪言冀開誠以恕物此則大臣之體而顧有二十款
 罔之辨然後從而論救之雖急於心事之欲明不無於譽
 之少貶矣曹嘉論列其心公私臣不能料而反覆數百餘言
 拳拳於散大臣之黨收總攬之權實由尚書彭澤之言有以
 激之也澤借名奸黨計沮言官以干國法以犯公議科道等
 官已經交章論劾臣姑不暇深論但以廷和為累朝舊臣未
 有顯過聽其求去豈不可惜昔周公之告成王曰無遺壽攷
 盤庚之告其臣曰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夫以廷和因史道之
 論而累疏以乞休同官又以廷和之去而駢迹以求退臣恐
 國事難知隱憂可畏政柄潛移安知不有難救之患出於異
 日而悔之晚者乎此臣私憂過計所以謂大小臣工互相詆
 訾非社稷之福也伏望皇上敕下吏部諭令楊廷和等亟出
 供職益勉忠貞以篤王室之念以副陛下之懷母彼此相持
 以高潔已之名毋遂巡慢命以忘委身之義則庶幾古大臣
 之用而心而讒謗自止矣詩曰譖言則退所以譏夫愛君不
 愛身之厚也廷和等獨不致念於斯乎然猶未也晚節之不
 愛中道之厚也或改假絲綸以奸好惡之私擁師保而忘規諫之
 益舉若人言則人之議已者復至矣豈特今日一曹嘉而已
 哉雖然危言激論所以廣忠也深思遠猷所以謹慮也不有
 曹嘉則敢言之士無以作其氣而忠義之寢薄不聞臣言則

篤斐大臣無以啓其勸而股肱之口隳二者相須似亦有助
 伏望皇上繼目今以往於大臣也任賢不貳勿間以私人於
 臺諫也聽言必廣猶喜其狂直則志不能惑治無所
 偏而聖政成矣臣昧死進言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請建皇儲疏

明僉都御史 袁一驥

題為恭遇聖壽屆期天心示敬懇乞聖明亟舉册立大典以
 順人情以回天意事臣某伏惟老彗星示現致厘宸衷首
 頌聖諭引咎自責又聞輔臣王錫爵等密揭請皇上議大典
 以為禳解夫我皇上厚自貶抑於九重而閣輔大臣又矢謀
 獻入告我后於內明君賢相動色相戒修德醞和以答天譴
 盛舉也顧册立一事閣臣九卿六科十三道大小臣工伏
 抗疏或援引前代之善敗或直指列聖之成規或曲為宮
 闈之處分或謀及蒙養之至計至再至三做吻露膽人不下
 數十人言不下千萬言乃皇上悉留之中而不報旋至謀國
 老成乞身引去秉笏君子垂首喪氣於朝杞慮小人非偶
 語於野深山窮谷九州四海疑議百出皇上顧端居深宮而
 不一覺悟夫和氣致祥戾氣致異天人之際應若桴鼓當今
 此況大君為天之宗子天為宗子慮獨不為繼宗子者慮乎

此有識之士不待蒼蒼之垂象示儆而泣然弔於國門之外
者已有日矣頃臣奉釋聖諭知皇上之初意謂册立之事本
欲早定特怒及於羣小煩聒以致收移夫大臣小臣北面而
事陛下爵秩不同各次不同而披赤碎首之心則同皇上既
以今日大臣之勸册立為禳解者為愛君愛國之心則前日
之二三小臣矢口而疏接踵而陳殫精竭智於宗社之大計
者獨非愛君愛國之心乎夫心而發於愛君愛國也縱其言
煩聒共氣直慙皇上天覆海涵之度亦宜見原見納豈得遽
遷怒於建儲大事屢更而屢易朝議而夕置哉夫二十一年
之册立傳播中外皇上之成命也皇上之定言也侯二三年
中宮無出再行册立皇上特激於一時之忿而為是四三之
說非成命也非定言也皇上既以後日四三之說為定言獨
不可以前日二十一年之册立為定言乎况去金
於今年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乎昔成王
叔姬公謂天子無戲言遂請封以示信况建儲
何如而傾可以不信示之耶臣竊謂不信之命
衆庶見也臣今日所欲為皇上謀者元輔及
為皇上獻之又何容置隊伏願皇上思可畏之
之人言祛狐疑之心奮乾剛之果發號施令將
宜一并並行以明二十一年之册立原皇上之處
斷原皇上

之成命而示天下以至公至明大典克舉庶乎前
海澄波皇上樂有斥輿折檻之臣臣樂有從繩轉
黎蒼赤其慶大聖人之作為而懽忻鼓舞薄海內
臺而遊華胥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而天地之氣
之者端在今日矣語云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
善政又何彗星之足虞云某雖小臣顧繆贊三禮
事計關乎國本煩瑣敢冒乎宸聰伏惟
聖明俯察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題覆改正建文年號疏

袁一驥

題為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
光正史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禮科給事
中楊天民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案呈看得有一代之君則有代君臨之位號作史者紀其
行事之蹟以昭當年之實錄故事欲其核也各欲其真也凡
以彰往垂後昭示乎百千萬禩也自春秋有編年之義明歲
時而嚴統系而史家相乃卒莫之易雖興亡隆替代有轉移
而因革予奪不得以好惡增損其間者恭惟我太祖開基列
聖肇統駿烈鴻猷彪炳史册不可勝紀乃建文年號之革除
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前此編摩未有定期修復尚疑

有侍方今開局纂編大輯國史以傳信萬世則乘訛而襲舛也其自今日修廢而舉墜也亦自今日該科懲前慮後特為陳請不惟典禮有關而於國是良有裨者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常有慨於當日之事矣先是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薨逝至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孫嗣位改元建文御宇凡有四載暨成祖文皇帝以靖難登極遂削去其年號而高廟實錄於是有一日削革除之無乃非所以示信於天下乎論者以為一時宜力歸命諸臣或自矜功伐或自生嫌忌遂多曲為之諱實非我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本心而要之臣等之在今日亦未敢深論也惟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未有并其年號革除之者革除年號自本朝始豈謂我成祖再造之績以革除顯我皇上繼述之大孝亦必以革除而後可闡揚先志乎臣等竊以為不然也自古聞有革命矣不聞革年者故餘分閏位猶得相仍稽古者有所攷焉當世文繼緒孰不知吾君之有孫而紀年頌朔海內無不奉行特緣輔佐非人以政發難啓豐旋知天命有歸即遜位出亡以與違天而昧時者有間乃遽令泯泯無聞似於理有未順夫謂革除云者不過欲使後人之不復知有建文耳即今日之聞見已不可塗而何況於野靡不知有建文君也即今日之聞見已不可塗而何況於

後世竊意天下萬世自有耳目野史各存一而欲以建文之歷數作洪武之編年於勢亦有不能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我皇上之天下也以太祖而視後則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皇上而視前則太祖成祖均祖宗也太祖之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義旋而歸之於成祖益彰撥亂之弘功太祖亦何擇於若子若孫哉即今以不革除恐非成祖繼體之心獨不念必革除或非太祖貽謀之意乎祖孫一脈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宗誼之謂何此於情亦容有未愜者况乎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更朝易肆之舉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其名正其言順何嫌何疑無可避諱蓋事有跡異而道同者正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此蓋揆之於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於理於勢於事於情皆可無革除而革除之年號沿襲未復則以因循苟且之意多而獨忌冒嫌之心重耳然臣等復因是攷之我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元史且追諡元主以順帝稱之我成祖即位之初猶稱建文為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有不念舊惡之旨至於我皇上登極一詔內開革除被罪諸臣令各地方有司祀於其鄉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仍厚加恤錄而萬歷十六年允本部題覆國子監司業王祖嫡之奏時復景皇帝實錄候

纂修改正仰見我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於天地而我皇上
淵弘允塞之心同符二祖也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實於當
代勝國之主可諡奈何削其號於本朝景泰之位號可改奈
何斬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恤奈何遺棄其君
而令湮沒於百世之後由斯以談恐非太祖之心非我皇上
之心即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聖明在上善繼善
述衣揚祖功宗德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議更
張而建文位號在當年原無降削之文及此纂修之時特命
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之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
年遺事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仍修輯
為本紀示不泯沒則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有光而建文在
位之績亦千秋可信樹幽魂於九原昭大義於天下其裨益
國體而增光聖德非渺
小者伏候聖明裁定

叅稅監疏

袁一驥

題為稅監流毒激變殺傷民命燒毀民居刳制要挾顯謀叛
亂事近皇上大沛德意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莫不歡忻
鼓舞改重就輕以俟工完盡撤大小臣工亦莫不仰頌聖德
為問閭稱慶獨貪惡稅監高家謂減稅即減其督稅之利恩

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而并日漁獵岌岌若狂又
以粵人知刺茶毒於閩惟恐其入而戒嚴擯斥懼不敢往坐
失一方厚利而思專取盈於入閩者囊括無遺故私派一切
石行取青紅酒黃如案疏進之一稱價值二千六十兩者五
十餘塊鹽商每引勒入銀二錢歲得銀萬兩其他如紬緞舖
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數以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
船二隻竹木油鐵各舖行取料二斤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
番段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毡單湖絲價數十萬金
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人飲食
水陸珍奇及一應米菜酒菓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金各項
輕重物價非惟分毫不給而又聽隨棍徒天爵朱大等撥置
設立看驗使用案受其獻而各棍人人取足民有百金之產
者編派無遺擒拿拷逼死於殘虐之下非投水即自縊冤號
動天赴臣與按臣泣訴者日以百計民情洶洶皆甘心以命
與案博而臣等慮案為楊榮之續案不足惜而國體之傷當
惜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恐一旦決裂而不能救隨出牌
禁諭乃案稔惡彌甚於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誑以
報各照册給散誘入稅府大門內麾兵持刀亂砍殺傷潘六
蔡廷機等數命餘各驚散又恨逼近稅府民家居停舖戶而

及暮射火將三十餘戶無辜蕩燬一時萬姓不謀而合裂毗
 切齒欲得家而食其肉乃不思招安退眾騫於十二日率領
 家兵二百餘人藏甲懷刃乘臣以國喪撤衛屏從之時假以
 謁見為名坐間突出匕首隨招各兇露及劫臣諭眾使退復
 押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要盟而始釋
 臣情形若此其為叛亂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案以貪殘兇惡
 之性日糜爛其民故民樂與偕亡而惟脅臣以倖緩萬死有
 餘幸之死是陛下責臣以保民而家欲臣保其惡以殺民也
 往者陛下惡高淮陳奉之流害而名同不鎖家自以罪過
 監難逃皇上疾惡之誅故營蜀粵為扁而造船通倭置造軍
 器包藏異志皇上治之緩則首鼠急則負固跡其無君之心
 自大行慈聖皇太后升遐臣民無不縞素罷宴獨家藉口詔
 書未到而張樂演戲沉湎如故大之不忠由來漸矣且民因
 臣之被脅而暫解以舒臣其積怨深怒已成燎原之勢非臣
 之所能力喻戶解若皇上不速召案顯戮以謝天下使刺小
 而如楊榮與民俱付烈燭禍猶止在地方大而為尉佗結倭
 外援操戈叛逆則禍在社稷矣若臣之見辱於刑餘又何足
 道哉事關省會大變日擊身受敢據實具聞伏乞皇上下大奮
 乾斷早賜施行海邦幸甚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代楊漣作

明詹事府諭德 繆昌期

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
 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獨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
 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黃
 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因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
 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
 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
 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夏尸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
 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網繆終加蝶
 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
 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并逐
 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故
 上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推去
 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
 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各賢不安其位顛倒餘
 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

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意行貶
 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
 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
 一貴人以德性貞靜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
 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
 也裕妃以有姓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結旨
 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
 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壽宮四十年
 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舍卒受命擁衛防維安
 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
 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逐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襲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
 漢又不止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
 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詔敕之館日不識丁如魏良弼
 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越朝
 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
 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居戚又與大獄
 矣大罪十四良卿生貞章士魁坐爭煤窰話言開礦而致之

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
 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收地細事責在
 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再
 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
 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遵大罪十八給事忠
 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
 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
 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
 投醜設阱片語稍違
 罪二十邊警未息內
 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
 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
 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
 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
 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
 輿矣其間入幕劾謀叩
 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
 藝文

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死不白其冤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此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虎兇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此乃內廷畏禍下敢言廷則又有奉上門牆更相裏取之內亦但知前日忠賢州一切政務必星一始天勿慢至此陛下一下秋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雷令外刑部嚴正國法并出奉政夫人於外田洵隱憂臣死且不朽

縷訴民隱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民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口絲毫司農應及斂民告變之

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即欲問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憔悴極矣言與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圖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扳指平民以完賊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伏乞敕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場冗捱時而貧民嘍噉日在水火以傷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

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之害今大人日有百斤之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什民方剝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歷年間之舊欠乎該部知無益姑免叅罰然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吏喜於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為縣省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於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實利者無過於此又近見吏部申飭者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於行李餽遺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心如焚輒敢據拾以告惟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

微瑄棄之
民生幸甚

救萬燠疏

李應昇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為忠臣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相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瘡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燠以陵工補贖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為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為燠之罪不至死杖亦必不至死意燠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為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燠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門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瑞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踏摧殘種種不支故至於此而令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為萬燠寬而深為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存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

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撻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于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九干於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為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上惻然興思矧然勤念也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功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悟平日且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心火蘊隆於下精稜感盪於上御史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皇上因建言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於上也

劾魏忠賢疏

李應昇

奏為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欺君之罪仰祈聖斷事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於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揺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手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繆曰孤臣恣睢無忌繆曰忠赤不知誰為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辨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于真萬真無可辯也于非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為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偽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誘議動輒諛說親裁昨聞叅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為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

乎臣常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因結其
上之心根株既深辣手巧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瑾者乃其
深於為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
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於疎藥石譬之士庶
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
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於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
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
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
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為皇上計莫如
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
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骸蓋之賜不然皇上日
為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
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
於忠臣義士請上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
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并不
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
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
之鑒觸犯克鋒死無所恨

劾崔呈秀疏

代高攀龍作

李應昇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
不為不諄復鄭重逾復節經前後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
一時賢者頗稱濟濟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
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可異焉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使長
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乎臣初入院
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
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
別白為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
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下臣即以稱職考察
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
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
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
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
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赦不肖有
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
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
賄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也至於舉核
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
也呈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
則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

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為者不務於可榮皆流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插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墮間壟斷之賤且冒居縹緲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救下吏部議覆施行

劾魏廣微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於君臣禮莫重於朝聘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於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

恐竭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雖違眾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為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國家設言官視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止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仁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為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釋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

題為以杜憑狐以昭皇仁疏

戶部尚書張有譽

竊照白糧一役江東赤子茹苦解賠十室九盡屬幸聖明正
位南服首沛改折蠲費之綸澤國小民出離湯火慶若更生
乃臣部因覩米已登舟船多輻輳議十七年仍收本色各船
嘴尾報到踴躍樂輸但北運初改南廈諸事俱當剏始一切
鋪墊使費茫無定例恐啓紛紜謹將崇禎二年頒暨榜文繕
寫呈奏仰懇皇上申飭草疏甫畢而宜興縣解戶吳宗良連
黃學等以酷殺糧解眾口號冤叩天轉疏定變上伸國法下
償民命事見告矣內稱宜興縣白糧解戶共五十三名舊例
必於五十三名中鬪出二名謂之批頭自開幫後承管沿途
衙門投批掛號之事一到京後各糧解自行領批分派投納
與批頭無干至於供用庫米必待戶部發出單數然後照數
交進內府以憑按單稽察如有掛欠即咨戶部發司徵比此
二百七十年來相沿一定之法從未聞內府有自行拿人者
也豈遭積棍朱少山串通京臬袁祥等乘北糧南解之初條
教未飭不待戶部投批指稱內府牌提將本縣批頭羊復翔
郭鎮濬鎖縛私室拷掠備楚先要贖見銀三百兩供用庫米
每石勒要加耗四斗鋪墊銀六錢五分未飽狼貪竟遭虎噬
七月初一日將批頭二人捉解內府每人痛責三十五板不
知少山等弄何手脚作何言語致無干批頭遭此慘毒乃蒙
押出鎮追應供用庫糧戶共二十六名每名凌銀三兩而

高周伯淳李乾之跪付任掌班手猶以為少蜂屯臬逞隨擒
復翔百四痛捶傷重嘔血至初八日身死鎮濬一綫尚在命
奇泣思復翔雖係批頭實係光祿寺解戶傷重下手少山等
罔應抵償而錢糧干係人死何以着落糧解各有身家國輸
狂役赴義皇上猶蒙矜恤此輩何敢草菅復翔一死二十五
縣人人寒心伏乞轉疏上聞等情臣讀畢不勝錯愕皇上處
命近見監臣白糧鱗集一疏請定清運議單規則可見內府
諸臣各自砥礪何嘗不仰體皇仁下恤民隱而不虞宵小成
而借名影騙如朱少山袁祥等之奸狡百出也斃一羊復翔
惟所欲為何事不有人人有破產之慮家家懷身命之憂傷
天地之太和壅朝廷之德意莫甚於此若不大力懲創流禍
不可勝言伏乞皇上敕下法司嚴提朱少山袁祥等按法究
罪庶以後保歇稍知忌憚監臣不至代此輩蒙謗而皇上矜
恤小民之仁亦不至壅遏而不行矣大抵監臣深居禁近解
戶多係鄉愚是以中外濶絕情隱難通奸棍遂得影借其間
作孽生事察北部舊規內府倉庫各有巡視科道調劑彈壓
能使上之德意下究下之民隱上聞雖有刁民猾棍無所容
奸其法最善伏乞速敕都察院戶科照例題定一員凡內收

受錢糧必須關會科道如有解戶奸頑掛欠者聽內府移會
科道究治監臣勿自行一票勿輕差一人倘有保識借端挾
詐者科道官立治以法庶解戶不至裹足而江南一路世世頌皇仁於無既矣

請設官防江疏

中書舍人 戚勳

奏為重地不可一日無官江防萬難稍緩乞先急務以杜內
患事切惟南畿緊要之處外莫如河內莫如江而江之散漫
又係乎海之吐納者尤莫如江陰一縣所謂金陵之鎖鑰也
我太祖高皇帝曾命吳貞吳良鎮守茲土嗣後設立常鎮兵
道當一巨帥而海防同知又分司於此其太平時為江陰慮
亦已詳悉若是矣况值國家多事寇賊頻興之際乎則不可
一日無官一時稍怠也夫誰不知之臣目擊去年有海賊自
餘艘嘯聚中流今歲復有水兵千餘人劫掠海口所幸陛下
登寶以來旺氣日鍾江氛稍息然賊情叵測未雨綢繆正不
可以稍安而忽之也計及此方宜添設官員以防險要而孰
意近日者常鎮兵備反移駐鎮江矣海防同知又丁艱回籍
矣江陰知縣離任更非朝夕矣喫緊之地無一印官萬一江
盜窺間橫行海寇乘虛全集將何以禦之且也目今年歲凶
荒人民窘迫漕白二糧亦宜蚤為經理則海防與知縣兩官

皇上孜孜不倦槩令引見是以天下大小官箴難逃聖
明之洞察而窮簷蔀屋之隱情自不致壅於上聞也惟是
引見之例始於臺臣荆元實所請舉行未及三年查定例
外任歷俸未滿三年者不准卓異今康熙三十九年正舉行
大計之期各省官員內曾經引見者未滿三年雖有才堪
待拔而限於成例難膺斯選各該督撫勢必開取俸深合例
之員而俸深之道府州縣又多向未引見之人伏思卓異
一項為居官之上考欽賜袍服為臣子之希榮且一經卓
異不論俸滿即陞又每遇山陝要缺不行開列恭候特簡
是所謂卓異者乃至寵至隆之遇但今督撫所舉之卓異雖
令部院科道會同核不過止批督撫之冊報查其合例與
否而已

皇上未曾親見其人實考其績也此等卓異官員果皆潔已
愛民著有成效乎果皆有始有終不改初操乎抑保無有奔
故之徒夤緣列薦竊朝廷之名器為仕宦之捷徑乎近見
河南撫臣李國亮行取官員將衰病不堪之盧氏縣知縣謝
廷爵濫行薦舉若非皇上親矚其庸朽則廷爵儼然倖邀矣
由此觀之人才之定衡未可以督撫之所舉為盡足憑也臣
愚以為卓異與行取同膺異數自應一例引見請自康熙三
十九年為始凡督

撫舉薦卓異官員經部院科道考核無過合例者即令離任

給文赴京引見恭候

皇上親驗之下試以事實則真才自出果真才品不爽方准

以卓異計册照例優遷開列如或濫舉匪人將卓異之人及

所舉之各該督撫等官一并照例議處如此則天下知卓異

務選真才凡庸劣之員自不敢肆意貪緣妄邀異數而督撫

等官亦不敢以木品不堪之人妄行濫舉所關於吏治民

生誠非淺鮮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增定解額疏 國朝禮部尚書 楊名時

竊念科場為士子進身之階所定解額必酌人文之多寡地

方之遠近使眾材一無遺棄遠方爭自濯磨然後足以昭額

後作人之雅化臣生長江南幸廁科目蒙 聖祖仁皇帝簡任順天學政 特差典試陝西近蒙我

皇上加銜秩宗兼掌成均造士之任熟悉順天及江南陝西

三處鄉試解額有應行 通增益者分析為我

皇上陳之

一順天鄉試宜增設中皿字號也查科場條例天下貢監

生在京應鄉試者奉天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編北

皿字號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

廣西編南皿字號各取中舉人三十六名歷科以來雲

南貴州四川廣西不聞有在京應試之人至雍正八年

天下選拔貢生入監肄業是以雍正十年四省貢生應
順天鄉試者有二十五人照例編南皿字號公同考取
緣邊方士子其文藝不能與江浙諸大省相頡頏所以
榜發並無得中式者臣思四省貢生雖生長邊方學業
淺薄然既係選拔自屬本省秀出之才若在本省應試
自可易於取中今因入監肄業不能回籍應試以致與
文盛之區絜長較短相形見絀 志臣將來就學觀光之
志臣查歷科南北貢監在京應試者約十五名內外
取中一名再查會試五經石分南卷北卷中卷之例臣
請嗣後雲貴川廣四省貢監入北闈者照會試五經分
南北中之例於定額三十六名之外另編中皿字號約
十五名取中一名庶邊方入監士子俱有科名之望益
遜敏於辟雍鐘鼓間矣抑臣更有請者今歲恭逢我
皇上御極初載興學右文又值六年一選拔之期海內貢監
雲集京師秋闈皿卷實較往時加倍有餘可否於開科
廣額之外再增額數以示譽髦無斁之 盛心教思無
窮之 聖澤 特恩出自 上裁
一江安兩省鄉試已議分校分中所定解額宜各照大省

中省之例也查江安兩省合闈考試卷數極多美不勝收校閱難遍每致佳文被落現蒙我

皇上准科臣汪懋所請多點考官分校分中酌增額數在案惟是兩省實有不可一樂論者蓋江南人文固甲於天

下而下江應試士子尤多於上江查上江八府五州惟安慶徽州寧國三府人材最盛應試最多其餘各府州

屬赴省闈者較少若下江則每府應試諸生多至二千少者亦以千計所以每逢鄉試上下江分棚點名必將

下江所屬之江寧徐州等府通泰等州考生附入上江棚內點進而下江止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

六府然後兩棚點名人數適均三三歷科鄉榜中式下江居十分之七上江居十分之三

試以為常即如丙辰會

欽定江南中式三十八名下江得三十一名上江止得七名至續中七名下江又得五名上江止得二名非必文有

優劣實緣人有多寡也今若照湖南湖北之例分定額數則佳文之限於額而被落者必更甚於從前矣伏念

下江八府三州輪將貢賦不特數倍他省而亦倍於上江其應試之士實較浙閩江西全省而加眾今以分中

之故至不得與雲南等省解額相埒似不足以鼓勵人才至上江應試諸生雖少於下江亦多傑出之彥迥非

小省可比又不便少定額數合無仰懇

皇上大恩念上下兩江俱係人文淵藪而下江尤盛

准將下江解額照浙閩江西等省之例定為大省上江解額照山陝河南之例定為中省雖增額頗多然猶百有餘

卷始中一名見售尚難於他省伏祈

聖明睿鑒

一陝甘鄉試聿丁字號宜酌增額也臣查陝甘額中六十七名內有聿丁兩字號額中二名聿字係甘肅一帶

丁字係寧夏一帶從前所以另編字號者緣地當極邊國初時應試人少是以定中三名以示鼓舞遠人之意迨

聲教日闡人文漸盛轉致為額所限見遺者多臣前典試秦中細閱聿丁二號試卷四百有餘儘有佳文隨具

題多中一名而可中者尚有數卷終限於額今查丙辰科會試陝甘中式十有二名而聿丁字號且居其三可見

邊地文風進而日上若省闈仍前取中三名則鄉試中式之額與會試中式之數相等似於事例亦未允協伏乞

皇上准將聿丁字號於格外量增數名庶極邊士子均沐

甄陶於無既矣
以上三條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裁奪施行

表

謝賜茶藥表

宋資政 邱 密
殿學士

臣密蒙恩除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方是時宿壽相繼退師
邊釁不可復合臣於軍旅實未之學而自念老病難以上誤
使令遂拜疏一再力辭有詔不允事急不敢復辭即日約束
諸將堅守無得輒言進取事繳還泗州漣水軍屯戍諸軍收
合離散俾復其所諸所俘虜悉還之北使遠近曉然知用兵
非朝廷本意未幾北方遣謀者來護送以歸通和之議實始
於此於是大忤首兵者之意徒以名正言順未有以發獨賴
聖明深察其愚粗欲為國忠計保全於上至是親灑宸翰撫
諭勞勉錫以寶劑藥其病衰雲漢昭回雨露渥洽大非枯朽
所能勝戴臣仰惟皇帝陛下沉幾英畧文明柔順有前代帝
王所不能及當權臣滔天震主之時雖韜晦天聰姑示不用
至昭明是非於紛擾之中保持臣下於危疑之際幾微發見

其偉如此是不可以闕而弗宣以詔來世乃勒琬琰共
方若乃臣受任不職訖無以報使錢穀甲兵之問猶至闕
勞公卿大夫之
議臣愧且懼焉

賦

萬卷樓賦

薛章憲

邈迢迢之廣術循筴窈之脩廡將翺於文苑亦涉獵乎藝
鱗魚銅鏤剝蝕今齧追蠶簷牙鳥啄椽角輦舞微風颭以
幌輕雲藹以承宇綺疏縹緲以當戶文礪璀璨而薦柱舉足
多而愈仰騁目遠而咸覩岷峨岷嶼嶮嶮伏長身之丈
六去圍體之尺五爾乃啓幽闥闢重扉闔放翁之巢襄董生
之帷縹緗合脊牙籤陸離日不暇瞬手無停披如開武庫森
八索校汲冢之簡二絕辨孔壁之章五車漫藏羨多方之惠
施一綆奚用笑省事之摩維安能盡窺其家藏抑亦料簡乎
世稀睠熹微之晨光恨掩冉之多霏謫仙焉往歎脩便之莫
比魯陽可作歲長戈之再揮垂橐以往柎載而歸心欲行以

春戀足擬進而徘徊既而陳樽俎設羽籥旨酒進雅樂作鼓
鍾遠發觥籌交錯長袖翩躚兮舞六么散子逡巡今行六博
則又歌杖杜詠臺萊開北山笙南陔回雪續繡兮銀海眩行
雲旖旎兮玉山頽於是徹俎回燭台樽促席舉觴引滿泚筆
濡墨章不成者如金
谷故事浮以太白

義城賦 并序

明邑 徐遵湯

夫義利之辨微矣哉乃生死之關則其大閑也若必
繩以可以死可以無死其不胥汨於利者幾希江陰
古各利城予罕言之乙酉之歲困守者百餘日效死
者萬餘人其品不齊其歸則一即未能成仁庶幾取
義矣因擬改名義城而為之賦在江言江野人無不
世事也其辭曰

嗟此孤城枕於江臯潮回寂寞山共蕭條積骸成邱喋血盈
濠日星慘憺而宵昏霜霰陰零而晝漂羗擁愁於郵寓祇閉
目塞耳以自逃當立朽之應躔茲用適夫曠野悵人事之已
非試親串其逾寡睇荒墟以迴車攀枯樹而維馬恍異域之
蒼涼泪泣泣其傾瀉爾其龍蛇鬪牛馬風乾坤改步江海飄
落殺氣填兮崖谷暗烽火震兮山岳紅掣電礮其迅入造雲

梯而仰攻天吳觸銛而振首海若春波而盪胸時則一夫挺
疇四野竿揭急買首之讐樹同舟之敵出主人奴弱肉強食
爰使市井烟空衣冠獸匿排難絕聊城之書請援虛秦庭之
泣嗟此孤城草木為兵赤符誰授白馬誰盟惟是探丸擊刺
之流屠狗賣醬之丁裂棟柱以結柵扣釜鐵以鳴鉦亦復勢
雄負嶠險恃憑城五夜守破千旬抗衡坐愁月而弦歌不輟
對慘燄而燈火逾明道知一髮千鈞之重誰識泰山鴻毛之
輕乃若閭尉知民突闖冒刃戚史狗忠闔門赴燼亦有夫求
亡兮婦思辱而從井心被執兮子抱而延頸兄弟爭死而
拳衣朋友誓江而痛飲徭胥曳妻子而魂塞江湖俠妓擲
高而血濺紅粉其名不傳其事難泯豈維介之經經覺紅
之相頰其諸士民玉石誰分望門無止繫組有群百工隨器
任剖肝而斯脛猶戟手而露齧殷孽周頑任人所云雖然
禮讓之遺得淮楚激揚之氣趨江濤而千里不迴倚天塹而
一絲若繫縱結纓之傷勇勝趨局之誇智以萬死之幽魂博
千秋之隻字庶徵往而埃來願移利以為義重日白及可蹈
難為中庸托中庸者一身廷害蹈白及者合
眾為公活人不及死人香留一句以存風

御試鴻博璿璣玉衡賦

并序

國朝邑人曹禾

臣聞上天垂象帝王法而效之所以昭制器之精蓋體乾行
 人治歷度數準而行之所以昭制器之精蓋體乾行
 之剛健斯先天而自不能違審律度之精微則後天
 而不難奉若此古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故彼蒼雖遠尺度盡之而有餘星紀雖遙衡量
 推之而已足自黃帝造歷以來制莫詳於虞代迨羲
 和推測以後法更備於張衡然而代有修明歲多差
 失或謂天體之難恒或若日躔之異次不知法以弛
 而易忘器以久而多弊求其善未始前聞伏惟
 皇上體天地中和之氣集帝王道法成經五緯以正八荒
 齊七政以和萬國固已上協
 天心下安民命猶復仰稽象數考星辰日月之情旁察星占
 盡雷雨風雲之變器傳古昔多轉水以知時制善今
 茲乃懸衡而定刻列二道於圓儀一室而駢羅萬象
 準萬里於玉尺一時而已盡于秋此則二典所難詳
 抑亦百代所永式者也臣謹拜首稽首而獻賦曰
 聖人立極三才以成品物咸遂乾清坤寧瞻仰蒼昊若有使
 令雲霞雷電變化杳冥其用不測其象常新表經緯之錯落

